

LONGNANHUIXIANJI

陇南徽县记

文/李加福

在甘肃，徽县绝对算得上一个响当当的地名。徽县，古代并不叫徽县，西汉时置河池县，北宋时期一度升为州，清代又降为县。徽县历史悠久，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都曾在此逗留，并留下了名垂千古的不朽诗篇；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玠在此英勇杀敌，英雄事迹至今广为流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在这里发动了两康徽成（两当、康县、徽县、成县）战役，陇南地下党在这里点燃了陇南人民革命的熊熊烈火。从天水一路走来，多了些流水和植

被，少了些建筑和里面的人儿。当我放下行装，仔细打量这座小城的时候，从内心深处发现，原来小县城需要我用自己的脚步去仔细丈量。

清晨，走在街道上，小饭馆里稀稀疏疏吃早餐的人们。在这个季节里，街道上早晨的气味是那么清新，生活是那么的悠闲平淡，祥和静谧。徽县是个小县城，楼房盖得不高，街道宽阔干净。特别是进城时那条气度不凡、绿化漂亮的金徽大道，随时都能让人联想到徽县人的创造能力。



在徽县，经济的高度发展似乎更冲淡了当地已经渐少的文化味，要访古不再简单。记忆中曾经听过：仙人关早已经雄风不在，青泥岭依旧艰险难行，栗亭杜甫的光辉早已荡然无存，惟有吴山上一通吴玠碑向世人诉说着河池古城的苍凉与悲壮，而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所在。实际上，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徽县人文，都要在档案馆里发黄的卷本中去逐一寻找。那个名噪一时的河池古城，随着一个王朝轰然倒塌的背影已经烟消云散。于是，似乎只有县域境内的西河记住了它的前世与今生。

我对徽县全然没有十分清晰的印象，可潜意识里却浮现出江洛、伏镇、虞关、栗川这样的地名来，很突兀。在皖南、在湖湘、在巴蜀漫游的日子，我喜欢寻古思幽，我钟情于在乡间田野里行走。驻足在徽县县城路口，其实，我在找一个人，或者在找一个不曾遥远但似乎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历史场景。

吴山在徽县城东北角，紧傍县城而立，与县城西侧的凤凰山隔城相望。吴山因南宋初年河池百姓为纪念吴玠、吴玠、吴玠三人的抗金业绩，修吴玠墓、吴王庙在其上而著名。明代成化（1465~1487）年间，因置钟鼓楼于此山巅，故而又名钟鼓楼山。正德四年（1509），知州侯理开拓旧城面积，在钟鼓楼山东北角筑垒城墙，将整座山包于城内。明朝任伦有《题钟山》诗：

城中横翠一山雄，疑有吴家马鬣封。
前面数层黄社壮，当头孤立古碑丰。
何年钟鼓楼台废，今日陵原草树空。
灵脉幸为人物萃，文峰当代渐兴隆。



吴山之上环境幽雅，古柏成阴，芳草凄凄，既是徽县城区人们纳凉休闲的一大风景区，也是怀古幽思的一个绝好去处。

几经周折后，终于找到吴山入口，沿陡峭的水泥台阶缓缓前行，一座仿古山门首先映入眼帘。山门两侧由前后两组“人”字形朱红色廊柱支撑，门楣上方书写着“吴山”两个金色大字，整座门楼曾经彩绘装饰过，历经多年风雨之后，如今已有些许破败。进入山门，左侧小径可通到山腰的城隍庙大殿院子。殿前不少老太太在这里和着音乐打太极，宣示着这里的安谧祥和。右侧是光秃秃通往山顶的小径。

曲径的尽头是吴山平台。未达山顶，首先进入耳畔的是丁丁作响的声音，不明所以，待登顶走近后方发现，工人们正在进行“徽县革命烈士纪念碑”的修建，纪念碑高大雄伟而光鲜。而沿着纪念碑望去，在几十棵苍劲古柏的掩映下，就是“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碑与矗立在碑前的两对石人石马了。

吴玠碑斑驳不清，小亭子四周铁窗环绕，似乎在述说着一段古老的故事。碑背面中心地带，刻有

当年张伯魁的一些文字，据清代嘉庆十三年（1809）徽县知县张伯魁《重修吴王庙记》记载，张伯魁考证出残存于吴山东麓荒沟中的一楹颓废庙宇为吴王庙，鉴于庙庭之前“刍牧往来，流民环集，慨然忧之”。于是禁绝放牧，移出居民，并在丁卯年（1809）夏，将山下武王庙移至山顶，捐出俸禄，重新建起三楹画栋雕梁的殿宇，再塑了吴玠父子神像，又在庭外修筑了石道，一直通向山门。因见“宋故开府吴公墓志铭”碑临近悬崖，摇摇欲坠，即组织人力往内移动了40步，重修碑亭加以保护。光绪六年（1880），徽县知事李裕泽再次重修了碑亭。1934年，国民军李铁军旅长在徽县吴山驻防时，出于对吴玠墓碑保护的目的，在碑面正中纵向新刻了“宋故将军吴玠之墓”八个楷书大字，而今清晰可见。

解放初，墓区建筑毁坏殆尽，仅存封土堆和墓碑，碑亦倾斜。1963年1月，徽县文化部门与省文物普查队在县内开展文物普查与挖掘清理时，对吴玠墓碑进行了维修。同年2月11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将吴玠墓和碑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

徽县将墓碑扶正，并拨专款新建四角碑亭一座，加强了保护。1981年9月10日，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整个吴山墓区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在墓碑正东约9米处有吴玠封土墓一座，呈圆锥状，底部用石块筑起。1992~1995年，由甘肃省文物局两次拨专款修建仿宋代建筑风格的砖木结构六角碑亭一座，碑亭周围外加防护铁栅。碑前方左右两侧有1992年3月从虞关乡穆坪村石马坪墓葬移来的宋代石马两匹、古装石人两尊。

来到徽县，又不能不让人想起杜甫，现在，“诗圣”杜甫在徽县漂泊的足迹早已无迹可寻。在同谷，杜甫走过了人生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衣食终无着落，迫不得已便在南山飞龙峡口搭建草屋栖身。适逢大雪封山的隆冬季节，杜甫一家饥寒交迫，杜甫于无奈中长歌当哭，和着血泪写出了《乾元二年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这组长诗。如今，在成县为老杜修建了一座宫殿式的草堂，用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李白、杜甫都曾在徽县短暂停留过，留下了名垂千古的不朽诗篇；南宋抗金名将吴玠、吴玠在此英勇杀敌，英雄事迹

至今广为流传。在许多地方都以名人故里做旅游文章的时候，徽县人则以另一种姿态保持着自己的活法。

下山时，我回望与吴玠墓相邻的徽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因2008年汶川大地震而严重受损，现在斥资数百万重修，而吴玠碑依然像它的主人一样，默默地留存在历史长河里，任凭风吹浪打，长河湮没……

